破邪論卷中

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反經贊道門第六

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反經贊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為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闍王必應自害何為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

辯惑曰山非自高而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為功則大同相革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已之得失人之利矣已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已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缶言似反見之者誹毀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褊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而可以匠物順而匠物

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匠物者調達之流也或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

故吾深異所聞將以華神而反有害

夫之行褊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而可以匠物順而匠物

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匠物者調達之流也或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教侶深異所聞將以書紳希更指掌釋曰起予者商也聊為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既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思齊思齊既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扣頭申敬謂達多為菩薩即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為受化之人耳安知為化之理哉孔子曰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善為師茲理久著仲尼既稱誘矣調達何用不臧耶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惑人又曰若順道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全順而為化既足矣何用反而為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

夏氣長贏隴麦以之憔悴秋風凄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

止之全順而為化既足矣何用反而為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

夏氣長羸隴麦以之憔悴秋風凄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詎能遣松貞揺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禀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沿淺及深乎又曰為悪可以化人者悪人為悪亦化乎悪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為化乎釋曰悪人為逆果或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覩物恐怖而能悛賒則冥冥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悪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為化焉然調達始終行事權實雙辯經云悪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賓方為實稱故鷲山會上天王記十號之尊奈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至仁不匱應同頻対小悪無犯豈作潘崇因以父王定業不移必遇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未始勸人權有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

令不勸故勸則勸為不勸乎權有勸尚為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迺

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為不勸乎權有勸尚為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迺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為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觀業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提希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痏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来何以示人子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任子害父佛何為哉

辯惑曰夫業之為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焉不極眇眇綿綿變化消息夷兮無形希兮无聲無形无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来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為動

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
来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

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
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為動
植殊途而布護人咸見其然也而莫
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
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
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
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冥為
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
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
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
紛馳殊情竟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為
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
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
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
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无終辟之
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
易其滋蔓三界難以歸根而業之以
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
慶為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
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朱督
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
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
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

響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
職桑褸盈疇農夫失時茨棘徧野借

師曠調軟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
嚮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
職乘褸盈疇農夫失時茨棘徧野借
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
望不稂不莠如埆如京採薛荔於水
中搴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為福始
惡是罪源同影嚮之無違類耕耘之
有報敬聞命矣何廼頻婆為善翻以
禍終阿闍積豐仍蒙福末釋曰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
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
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
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
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此生未受後後
生方受也初猶禾菽之類也經時即
熟焉次猶稺趠之等也易歲乃登焉
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
勤今惰者野无秋實之望家有歲積
之盈昔惰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
有餘粮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
不足非始於情乎見惰者有餘謂有
餘非始於勤乎與以象而申意更借
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為隣築室
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
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伎伎成
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

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為隣築室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伎伎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雖精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搆聿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搆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見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

来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无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為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遥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

業則彼業為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遥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

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毗富羅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勑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来亦當如是而宫汝命又云佛語閻王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戢滉而延壽或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詐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閻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内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為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現在不見未来父王无辜横加逆宫心生悔熱徧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来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惟外凶

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惟外函而内吉冥因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則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冈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則為益任之則為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草也行可草惡人遷善於濫觴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顛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動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在旃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揔括群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為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為優則涅槃為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為優則涅槃以大空為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為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

章横加逆害心生悔熱徧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来月七日墮

若以法花證大乘為優則涅槃以大空為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為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為性相之津辟夫明鏡無為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籟衆老無谷不能以致響羣物絡驛无鏡何若而生像故知形聲為之感鏡谷為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来有無緣大慈不思和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也王豪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内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竟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无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談四絶之理即有以明空依空而起

所以若法花之為義也明七種辯喻辯

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

談四絶之理即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為義也明七種辟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花之為旨也弘三點之奥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珎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為致也此並大乘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来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王般若為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来論又云何因讃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必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稱藥班倫任物而施巧豈寒温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尋繹誠文有異来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蔵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辟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即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

分流設險海為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

光明又云辟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即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

分流設險海為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中之冢上三語僉善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興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逾三万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跡非一法門不二辯讚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檝為之冢載馳廣陸車騎為之先燕處超然宮觀為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万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鷁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繡韝馳騁而未已跱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則舟檝未嘗不為冢車騎未嘗不為先宮觀未嘗不為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

者與舟即棓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

者與舟即棓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洪濛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盍亦從此而明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中

嘗不為先宮觀未嘗不為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